

湖头条

暑相连三部曲

谢旭晴

小暑,为生命添柴

小暑,在烈焰的眼眸中浇灌。将积攒多日的热词晒出来,流汗、燃脂,清热毒、排湿气,骨头里的钙都在颤抖。

雷电在天空抒情,瓢泼一场阵雨。一些扬花结籽受孕的庄稼和青草,联想到一些舞蹈的诗句,暗香浮动。黄昏挑起蝉鸣和蛙鼓,放逐热风之中,有多情的蝴蝶和小鸟热泪盈眶。

一群不浓妆、不艳抹的少女子跳起广场舞,摆阵是要把最灼热的句子演绎到淋漓尽致,把暑气酿制成一杯醇香的红酒,一口饮尽,沉醉其中。释放一场酣畅的细流,带走沉寂的死草,让冰冷僵硬的石头,蜕变得圆润而温热。

小暑,用清风喂养花朵,用雨水宠溺草木,用炙手可热的阳光烘焙生命,以自己的诺言莅临尘世。我将以生命的热度坦然拥抱它。

雨,落在大暑的眉心

趟过火热的目光,大暑敞窗。仰望或俯首,红尘有你,厚重而饱满。

这一日,宜焚香、拜茶,需静心淡然。而喧嚣和浮躁尽在窗外。

行走人间的太阳,可以把一片云彩酝酿成一剪雨帘么?

傍晚的蜻蜓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压低身段,盘旋飞翔。

蝉叫得那么撕心裂肺,一阵热浪袭来,苦菜、苦瓜、苦芥干渴难忍,谁在倾听,是凉风么?

蚊子的梦,说给谁听?踮起脚尖追逐,亲爱,我仿佛听见溪流在涌动。

那片紫色的云朵,挥舞长袖,漫卷整个天空。此时,跳广场舞的大妈们,甩下一把汗珠子,水汽升腾,谁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云彩?

音乐在发间流淌,云在舞蹈。路过了热风,路过了徒步的人,路过了对弈的棋盘。JD的节拍穿透黯淡下来的天色。热,堪比母亲的胸怀。

雨花盛开,像紫薇,像喇叭花,像豇豆花、南瓜花……姹紫嫣红,像小姑娘的花裙子。

出发是坦然的,抵达是必然的。千万只雨箭,倾心而放,雨雾不是迷团,世界都在呼吸,这清凉的空气。

在水花的悸动里,稻花香里说丰年。大暑之夜,不说相逢,不说深情,只说喜悦。

处暑,用一株稻穗守住内心的温热

凉风有信,暑之将尽,一叶知秋,将未尽的心事向天空抛洒。为长夏而高歌的金蝉,在内心的温热里,依然不减最初的激情,对着人们匆匆行走的脚步,送上欢快的韵律。

太阳与人间的距离被慢慢拉长,稻子捧出多余的金色,努力成熟和谦卑,用母性的胸怀弯腰奉献饱满的籽粒。内心种满故土庄稼和草木的归客,亢奋的心情,洋溢着脸上的太阳色,对一地倒伏的金浪,幻想着做个一夜暴富的土豪。

早起的露珠穿过渐次拉长的黑夜,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被野草垄断的田埂,悠忽苏醒过来。一滴清澈的水珠,擦洗异乡漂泊的手掌,孤独在老屋角落的弯镰在那滴水里解开锈迹斑斑的密码。故乡熟悉的土地,熟悉的味道,氤氲在汹涌的稻花香里,缠绕着一个游子澎湃的思绪。

天色尚早,怀中的炽热擎起黎明的灯盏。刚刚好的浅秋时节,不宜说寒凉,不宜说坎坷,不宜说乡愁。

清风拂面,有叶子颤抖,也有花开嫣然。熬过苦夏,一株稻穗用适宜的温度、饱满的意象,贴上秋的门楣。

朝花夕拾

龙虾

杨国茂

记得是1981年的一天早晨上街赶集,在街边角落里围了一圈人,大概是年轻姑娘和小伙子都喜欢凑热闹的缘故吧,我就往前挤了挤,两个商贩在地上摆放两个大皮盆,其中一个商贩扯着嗓子吆喝“龙虾”“龙虾”3毛钱一个,随便挑,随便选。

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还很闭塞,外出人员很少,哪里见过红色大虾,两个钳子举起来,是那么威风凛凛。经过众多人的讨价还价,商贩终于松了一口价,两毛钱一个,我一咬牙便从自家卖小麦的粮款中扣掉了1元钱,买了5个龙虾,虽然1元钱在当今不以为然,可在当时农村是家中买盐的钱。从商贩中接过一霎时,我就飞奔回去,一到村口我就呼朋唤友邀伙伴们来看稀罕物。经过伙伴们共同商讨,一致认为放生到池塘里,由大家共同守护管理,过两年后就像商贩介绍的那样满塘龙虾。

90年代初才不断地出现了少量的龙虾,但也是通过河床涨水往下游流动所致,龙虾逐渐多了起来,那个时期我们还是用原始的方法钓本地青虾。用一块棉絮布60公分左右,把竹子劈成蔑子,取两条交叉,然后系牢布角,中间放一块骨头或系一块蚌肉,再用一根3米长的竹竿,头上用铁丝做一个挂钩,把网挑入水中上面用泡沫做成水漂。农闲时我就挑着网奔波于各个池塘,一提起网“哗啦啦”水花飞溅,青虾很少,但龙虾很多。

待到清明节前后,一到下雨天,拿把手电筒挑一担桶,到田野里水沟边到处都有龙虾出现,你刚从这条水沟过去再折回去依然能捡到龙虾。它们都是穴居在洞里,又是繁殖期,春天到来大地复苏,它们出来找食物,约有10%的雌虾一年有两次繁殖期,春秋各一次。等到幼虾发育成熟时,它们就松开细爪,慢慢地爬行把幼虾分散到水草里。它们主要的食物就是水塘里的各种杂草和肉类,最大的本领就是打洞,它打洞的方法很奇特,屁股扇尾张开,身体一弓像挖土机一样,挖一块泥巴往后扒拉。

有时拳头那样大的深洞,里面蛰居着七八只龙虾,头朝外,明亮的眼睛窥视着外面的一切,像水蛇、青蛙、鳝鱼、泥鳅等,根本不敢造访它们的洞穴,只要靠近它们,它们将两只大铁钳张开,死死地钳住不松手。它在水下的世界里,天不怕地不怕,在岸上当你捉它时,它将举起两只铁钳昂起头,锃亮的眼睛盯住你的手。若你逗它,你的手在上边移动,它紧紧跟着你的手势移动。

在90年代,农村很少人吃龙虾,因为外壳大、肉很少,再者农村收水产的小贩也不要。有一次,我用化肥袋装一袋,大热天用自行车拖着龙虾和水产商贩商量半个钟头最后化肥袋都给了他,才给了一块钱。再后来,水产商逐渐才开始收购龙虾,一元、两元直至十几元一斤,现在的龙虾已成为餐桌上的一道美食。盛夏时节,城里人对小龙虾的热情,近乎疯狂,大酒店,小饭馆,小龙虾都是主打。干煸,蒜泥,红烧,一大盆一大盆换着吃,路边烧烤,更是生意火爆。小龙虾,冰啤,绝配,天天吃它个底朝天,喝它个畅快淋漓,男人们在喝五吆六中只需一顿小龙虾,就瞬间结成同盟,仿佛这个夏天,如果少了小龙虾,就白过了。

这份被许多人热爱的美味,对我而言,却是对乡愁记忆的一种回味,它让我觉得恍惚,仿佛那些与龙虾斗智斗勇的日子,还不曾走远。而那些快乐好像还很近,近得触手可及。



妙笔人生

退休是生活的启航

胡先华

5月初,单位通知我去办退休手续,屈指算来,参加工作40年了。好快啊。过去,总是对问我“退休没”的人说,快了,快了。其实,7年前我就没上班,但总有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感觉,别人问起,心中底气不足,现在终于可以坦然地告诉别人说:“我退休了。”

我是按农历填的履历表,我们那个年代从农村出来的人,好像都是用农历生日来填表,过生日也是农历,没谁记得住阳历的生日。我后来查了一下万年历,我的阳历生日是6月16日。因此,这是退休前,得到的最后一个照顾了。

这个6月,日子过得依然平静,跟退休前没什么不一样,但似乎又有些不一样。过去一些想做的事,因有这样那样的顾虑,一直小心翼翼地,现在可以正大光明地去做了。过去一些不愿见的人,现在也可以心安理得地不去见了。我没事时不去打扰别人,别人也不来干涉我的生活,都相安无事,都顺其自然。

这个6月,心是平和的,也是舒畅的。不是官,没有退休的

失落感;一直在做想做的事,更没有找不着北的迷茫。退休于我的意义,是昭示了一种新生活的开始。今后要过的日子,我身随我心,我心凭我意,这样的性情人生,是多少人羡慕的,也是多少人追求不来的。

所谓的新生活,其实还是在沿着以往的轨迹前行。每天的工作,是收集和查找一些资料,完成几本乡镇志的编纂。退休当月,老家的乡党委、政府,组织一些退休人员编写革命史和风情志,真是“退”逢其时。参与这两本书的编纂,是我的一个夙愿,同时,也是我退休后很有意义的一项新工作。我是乐意做的,愿为家乡的文化之锦,添上几朵花儿。

最惬意的事,还是每天在家看看感兴趣的文字。不一定是小说,诗歌,散文,也不一定是时事新闻,但一定是自己乐意看的。有时读一个老友的新作,有时读一个朋友的荐文,如饮香茗,好一种随心的惬意。尽管前头读后头忘,却与饮茶一样,上午饮了,下午还得饮的;今天饮了,明天还得饮的。

读书或写字累了,舒舒手

臂,听着歌曲,跳跳健身舞,甚或亮开嗓子,跟着吼几首喜欢的歌儿,真是爽神得很。到马路上散步时,带着遛包包,它在前面走,我蹦蹦跳跳的跟在后面,它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别人见了,远远就开道儿,让我俩过去,走多远了,仍有人在回眸。他们不是看包包,是在看一个精神有些不正常的疯子。老伴嘲笑:“你的回头率挺高的。”又笑我说,“不是你遛包包,是包包遛你。”管谁遛谁呢。以后的生活,不学青年,更不学中年,要学就干脆学儿童。像一个不懂事的儿童那样,少点清规戒律的束缚,多一点无伤大雅的随心所欲。

刚退休的遗憾也是有的。拿到退休证后,很想去办一本护照。不过,因疫病流行,也没什么国家可以放心去旅游的,就不急着办了。况且退休金不高,物价又一直在长,有些事也许只能想想吧。

天下没有全满意的事。现实终究是现实。带点遗憾,是味道的人生。有遗憾,我会更加的珍爱远方那一片夕阳的绚丽。